

她是他人生的意外，动心不曾预料，
萌情未在设想，但既动了萌了，她便要为他留下。

Diwang Qi

帝王妻

镜中影◎著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王妻/镜中影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 - 7 - 80755 - 519 - 3

I. 帝… II. 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8303 号

书 名: 帝 王 妻
著 者: 镜中影

责任编辑 阎 丽
特约编辑 侯 开 王 蔚
责任校对 贾 伟 李 鸥
封面设计 80 小贾工作室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字 数 335 千字
印 张 25
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519 - 3
定 价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1 楔 一

3 第一章 京都侯门

9 第二章 洞房花烛

16 第三章 宫廷赐宴

23 第四章 回门风波

31 第五章 京城恶霸

41 第六章 远来寻仇

48 第七章 乱字了得

57 第八章 山间风景

66 第九章 依稀端倪

73 楔 二

76 第十章 母女相亲

85 第十一章 小别重逢

95 第十二章 动人告白

105 第十三章 有美来仪

114 第十四章 痴心无解

124 第十五章 宫内大典

133 第十六章 往事莫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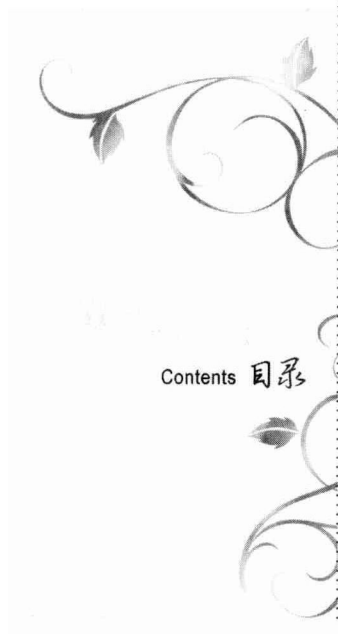
142 第十七章 如何了断

152 第十八章 穿胸之匕



160	楔 三
162	第 十 九 章 弱鱼遭欺
170	第 二 十 章 救命恩人
179	第二十一章 天山雪莲
188	第二十二章 江南碧门
195	第二十三章 我爱妖鱼
205	第二十四章 碧门往事
214	第二十五章 枯木逢春
223	第二十六章 终做鸳鸯
231	第二十七章 原是故人
239	第二十八章 前路莫测
246	第二十九章 宫廷闲叙
256	第 三 十 章 过往俱矣

267	第三十一章 百花宴变
278	第三十二章 深宫秘事
292	第三十三章 万民上书
303	第三十四章 大变将起
314	第三十五章 大变掀起
329	第三十六章 弱鱼遇劫
342	第三十七章 无间三日
357	第三十八章 远离急漩
367	第三十九章 传位诏书
381	第 四 十 章 春日花好





这年春天，百花烂漫，朝廷四大家族之一的云伯侯府，一日之间多了三位接踵而至的娇客。

娇客莅临的满月当日，前院众客人声鼎沸，寝楼的卧室内，云伯侯夫人苏远芳除下金步摇，散开百花髻，换掉纱罗衣，更却玉锦履，改换成一身平民女子打扮之后，一步步走到长榻旁的三张小床前，盯着三张一模一样的酣睡小脸，一丝无奈浮上绝美娇颜。

“作为你们的娘亲，我多想把你们全部带走……唉！”

她伸出纤纤玉手，取下了挂在三个孩子颈上的碧玉挂件。每件满月形碧玉的央心，已各镂了一字，那是每张小脸将要伴随一生的符号。

“恕、墨、霁。”这三个字毫无关联，也难成体系，偏偏，那是三个同胞孪生姐弟的名字。

这三字，虽得到了欲讨妻子欢心的云伯侯的极力赞成，她仍不免想说，每一个字都是信口来的。莫说深思熟虑，她连丁点儿的思量都懒得浪费。她允许他们在肚子里闹腾了十月，又将他们带到这世间，给了生命之后，又给了名字，这多伟大呀！

玉手将三个挂件扔在圆桌上，闭目翻挪了几回，才想伸手抓下去，忽然——

“娘！娘！”

苏远芳勾起桌上的华丽纱衣，罩在身上的布衣外，开门，五岁的长女正举着小手拍打门板，“娘，茹儿来看妹妹和弟弟了。”

今日走不成了么？苏远芳将女儿领到小床前，由着他们姐弟玩乐。

“茹儿，你喜欢侯府的生活么？”

“喜欢。”湛茹甜甜道。

“喜欢爹和娘准更多一些？”

“……都喜欢。娘，你不要生爹的气啦，他虽然亲了翠姨，却仍然喜欢娘啊。”

“他对你说的？”



“嗯，爹说，他会永远喜欢娘的。”

“茹儿喜欢和娘到外面放马牧羊么？”

“它们都好臭哦，娘，不要啦。”

苏远芳目光投向了桌上的三个玉饰挂件。或许，她不该替他们做任何选择？

侯爷府少爷千金的百日，前院高搭戏台，人声依然热闹。又换过衣装的苏远芳，把一干物件摆满了整张床榻，抱了三个儿女上来，看他们在其间滚爬。

“我虽是你们的娘，却没有权力决定你们的人生。现在，交给你们自己选择。”

三条一模一样的小身子蹒跚爬着，几乎不约而同地举起了触手的第一样物什，唧呀欢叫。

苏远芳眸光在三只小手上巡过，轻声道：“不管这每一样东西是否预示着你们将来要走的路，但至少，它决定了你们今日谁会随娘离开侯府。”

轻轻地，她把一对小人儿放回小床，在两张小脸上各留了一吻。拿出了安放在床底下不少时日的包裹，抱起唯一留在床间的软小躯体，推开开关过六载的侯府华户，对那亭台轩阁未再投上一眼，纵身，她修长的身子飞下寝楼，再无踪迹。

半个时辰后。

前院人声散尽，一群人簇拥着醺醺然的云伯侯爷回寝楼，他们是一些近支亲戚，看孩子们的前程来了。所谓“百日抓周”，抓的是一生的营生，生于侯门，已然意味着一世富贵，抓来抓去，不过是找个名目图个乐罢了。

叩门多时，不见其内的人吱声回应。侯爷旁的娇艳女子笑道：“姐姐还在生气？”她微一用力，门吱呀而开，一张贴在门后的纸飘然落下，眼快者睇到其上顶头的二字，手快者拾起，嘴快者念出：“休书……”



天昱皇朝胤熙十八年。

天昱皇朝建国百余载，虽称不上君贤臣明，四海升平，但境内久无战事相扰，百姓久离战乱之苦，安居自会乐业，各地繁华遂起。其中，又以帝都上京为个中之最。只是，既为帝都，繁华之外，富贵不可或缺，而帝都的富贵盘踞所在，除却那龙气纵横的帝宫紫华城，便首推王侯达官群集的“朱雀街”了。

朱雀街，誉称“上京第一街”，街长十里，跨穿整个东城，若是由西而来，街首第一家，是为四大家族之一的“云伯侯府”。

谥、肆、武、卫四族先人，曾为天昱皇朝内攘叛乱，外平敌袭，居功至伟，分获诰封云伯侯、云夷侯、云叔侯、云齐侯，世袭罔替，富贵不绝。听其名，辨其义，便知居上位者对臣子之冀望：伯夷叔齐，耻食周粟，为人臣者，概莫若此。

为人臣者，概莫若此。无怪乎四大家族后人惶恐以待，就业难歇了。

云伯侯府。

谥墨立定脚步，仰望横匾上四个飞椽大字，以及门楣檐梁上已缀就的红灯喜带，半晌未动。侯门长女尸骨未寒，次女出嫁在即，且嫁得还是昔日姐夫，如此的讽刺荒唐，怕只有皇家才做得出。所谓“百日热孝正谓百日佳期，应即早以新人之喜抵淡悲伤”云云，又把“旧人”置身何处？

而她一旦一足迈出，便要进入避之不及的另一种人生。那人生，或乏味，或僵硬，或残酷，或寂冷。总之，绝对不会讨她欢喜就是。

此时，忽闻两扇朱红大门吱呀一声，青衣小帽一字排开，她遽闪在阶下石狮后。

“侯爷留步，小王告辞了。”

“忠亲王爷走好，恕臣不远送。”

“侯爷不必客气……”

云伯侯谥始训恭身送走贵客，腰杆才要直起，眼前突有白衣翻飞，耳听得——
“父亲大人，免礼。”



从旁的侯爷府总管谌荣老脸笑开，“三小姐，您回来了？”

谌始训愕然并转大怒，“你这个不肖女，敢受为父的礼？！”

谌墨食指摇摇，“父亲大人，不可以哦，要记得，气质，堂堂侯爷的气质。”

“你、你才一回来就要气死为父是不是？”精明强干的侯爷豹眼欲裂。

“父亲大人，请恕女儿长途跋涉，旅途劳累，失陪了。”谌墨轻懒笑靥转向谌荣，“荣伯，劳烦吩咐人给我那园里送一桶热水，备壶上好的冻顶乌龙过来，可好？”

“是，三小姐请。”忠心的老管家揖身相迎。

“谢荣伯。”她双手反剪于后，从容就步。

谌始训在后更是火起，“谌荣，从恕儿那十几套新衣里分几套给她，你瞧她好好女儿装不穿，整日一身男装成什么样子？”

谌荣心想：三小姐身段修长，矮少爷少许，又高二小姐少许，老爷不会没有发现罢？何况，二小姐穿男装甚至比少爷更俊，好看得很啊。

可他口头只好答道：“……是。”

墨斋。

当真是累了。谌墨匆匆梳洗过后，吃了几口点心茶水，便什么也顾不得，倒头睡下，直至夜半时分，启眸醒转，睡意未消中得见昏黄灯下、卧在床边长椅上的人儿时，她娇媚一笑，“人道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小意意，你我才半日不见而已，这么快便耐不得寂寞了？”

穿一身湖绿男衫的肆意回之秋波媚眼，道：“墨墨，我对你的心你心知肚明最好，说出来只嫌肤浅。”

“受教了。”谌墨甩开胸前长发，趿鞋下榻，坐到桌前，倒杯凉茶一口气饮下。

“啧啧。”肆意支颐撇唇，“这世间美人我过目繁多，可不管怎么看，还是我的小墨墨最美，优雅时能勾魂摄魄，粗野时也能妖媚精灵。”

“彼此彼此，在我心中，也是小意意魔鬼般的纯真最为动人。”谌墨知她来意，也不多事迂回，“还想劝我？”

肆意颌首，“不止是我，令姐令弟也来了。”她指向旁边两张相似度极高的脸容。

“哈。”谌墨撇唇，“以往我回家，怎不见你们这样姐弟情深地欢迎？”

“你莫再玩笑了。”仅比她晚出生了半刻钟即屈居为弟的谌霁容颜冷肃，“你真的执意要蹚这趟浑水？”

“不然呢？让恕儿去吗？让侯府再给皇家献祭一个女儿吗？”

谌恕螭首微扬，下颌扬起，“你怎知我去了，就是死路？或者……”

“你去了，会甘心乖乖做你的王妃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会查姐姐的死因对不对？既然如此，你认为，由我来查，会不会比你更得心应手呢？”

谌霁凝眉，谌恕憋唇，都不语了。

“可是，”肆意眉尖微蹙，忧声道，“令姐的死已是事实，你查清了又能如何？那乃是普天下权势最大的皇家，不比我们惹过的任何一个江湖门派。”

谥墨把玩着系在腰际的一枚玉饰挂件，那是一枚成色上好的绿色玉石，圆月的中央镌出一个“茹”字，触手生温。“这是姐姐葬礼那日，我自姐姐的身上取下来的。那日，我到王府拜祭之后，想看一眼姐姐生前最后生活过几年的地方，谁能想到，坐在王府后园的荷池边，无意中听到了丫鬟仆妇们对王妃猝死的窃语……我必须查个明白。”

“姐姐生前的半年，越发郁郁寡欢。她死前的一日，我梦见了她流泪不语的脸。”谥恕沉声，面色阴郁，“姐姐的死，不能因为对方是皇家就糊涂了之，哪怕最后做不了什么，我们这些家人也要为她讨个明白。何况，真若是他们害死了姐姐，我……”

“啧啧，你看到了，小意意。”谥墨摇头咋舌，“知我为何一定要回来了罢？她这样经由三从四德调教出来的侯府小姐，进得去，还出得来么？也只有让人拆吃入腹的份儿。”

谥恕面色薄红，几分恼，几分气，“你少看不起人，我……我总能查出来的，你不要替我去……你那个无法无天的性子，真惹出什么事来，还要连累大家呢……总之，不需你替我了。纵然有什么事，也是我的命。”她忽然眼圈红了，“谁让我在百日时抓的不是娘要的东西……”

“别破坏你冷美人的气质哦。”谥墨上前，高了她半头的瘦长身躯揽住她，“我不是说过么？我代嫁，不止为你，也是为了避开我自己惹下的一桩祸事。毕竟，有几个人敢到堂堂孝亲王的府里杀人取命呢？”

谥恕依偎着她，抬首望她，将信将疑，“你若当真是为了避祸，侯府也可以避开的。”

“你不想想，这府里装着两个和我一版出来的人，躲在这里，不是给你们招祸么？像冰娃娃也就罢了……”

哼！被称“冰娃娃”的谥霁，冰样面容轻恼，鼻孔发出一声轻嗤。

谥墨不以为意冲他咧嘴一笑，“他那身武功不拿来用也是放着发霉浪费，但你可是娇嫩嫩水灵灵的怨儿呢，我哪舍得你受半点儿伤？

“贫嘴。”谥恕虽仍冷着娇颜，唇角已上扬出笑意，“什么样的祸事要你拿来避？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么？”

“唉。”谥墨苦垮了脸，丝毫不在意此举可能会破坏她那张美美的芙蓉面，“世事难料，人生多舛，天涯何处不相逢……”

肆意摸着尖尖的下颌，很不捧场地说：“似乎，你言不及义？”

“不重要不重要。”谥墨痞气十足地撇嘴摆手，“总之，这个人我是嫁定了，怨儿你不得和我抢。你不是一心想要守着娘亲大人享受孺慕之情的么？这个机会让给你。”

肆意看事已至此，再无回圜余地，也不再劝，她将手中资料奉上，“碧月橙——江南第一美人，是已逝碧妃即你们的姐夫孝亲王亲母的稚妹，三年前嫁入广怡王府，嫁人为妇前，曾在孝亲王府借居半载。帝都有两大皇室秘闻，第一桩与今



日我们谈的无关，不理它。第二桩，即是孝亲王傅洌与其姨母的不伦之恋。”

“我在姐姐祭堂上曾见过这位美人，的确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绝色美人呢。而她望着孝亲王的眼神……” 湛墨摸颌，唇角翘起讥讽弧度，“的确不是一个姨母望甥儿的眼神。”

“当年，孝亲王、广仁王、广义王三兄弟因其母妃被诬谋反，被太后、皇后送到母妃的娘家江南碧门避难数年，那几年，孝亲王与江南第一美人的畸恋已经开始，其母冤白得返时，她一并随同进京。这位大美人在孝亲王府住过半年后，那时仍在世的太后可能是风闻了什么，亲下懿旨命她移居他处，此后不久，她便嫁给了孝亲王的王叔广怡王。”

“这位姨母，小了她长姐十六年，比她的甥儿也只大了两岁。” 肆意虽不想好友卷入这复杂的皇室漩涡，但该为她做的，她一样未忘，“虽说其奉懿旨嫁人是为了断绝这桩不伦之恋，不过，因其委实貌美，仍得到了广怡王的宠爱。只是，民间有传，其与孝亲王仍是旧情难忘，哪怕是在孝亲王娶亲之后，仍免不了藕断丝连……”

“所以，姐姐从来没有快乐过？” 湛恕蛾眉微蹙，秀脸蕴怒，“所以，是他们害死了姐姐！”

“现在这样说未免流于武断。” 湛霁把手压在她肩头，“没有证据前，我们只当姐姐是因病而逝，安然度日。”

若到最后，侯府长女不是因病而逝，云伯侯府会如何？届时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四大家族又将怎样？肆意一念至此，竟不寒而栗了。

“三小姐在么？”

“二小姐好。” 阿宝福礼，“三小姐在后面亭内午憩，奴婢去给您禀报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去找她。” 湛恕方绕过墨斋主室，玉珠落盘之声不绝于耳，室后小园内，远远几杆青竹掩映，红檐小亭内，白衣蓝衫的男装丽人侧卧长椅，紫弦琵琶浅拨漫挑，雪色面容上，是她在镜中绝不可能从自己脸上观到的随意挥洒。

“墨儿。”

修长纤指止了在弦间的拨弄，“不日出阁的新嫁娘，也有时间来理会在下的么？‘那件’嫁服，可弄好了？”

“你一定要这么做么？我说过，我可以……”

湛墨咧嘴一乐，招手相唤：“来来来，姐妹间要谈心里话，少不得一壶好茶，尝尝这上市不久的明前龙井，是我过西湖时一个以梅妻鹤子自居的无聊家伙送的。”

湛恕姗姗就近，落座之后捧了茶盅浅饮，嫣然赞道：“好茶。”

“如果喜欢，都拿回去。” 湛墨掷下琵琶，咕嘟嘟将一盅饮尽，“也不过如此嘛，那厮还小气得不肯多给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明明生得如此样貌，举止行为却如此……大而化之，娘都不管你的么？”

“大而化之”委实是好听了些，可是，要她对着如己照镜的人说出“粗俗”、“粗鄙”、“粗劣”等字眼，更不可能，“方才弹琵琶的那个俊雅小子，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从狗洞里钻出去，胡作非为去了。” 有人冷冷代答。

谥墨自长椅上当即滚爬下来，“哇，寂寞的冰娃娃，你来啦？太子的陪读生活，尚算愉快么？”

谥霁暗色长袍，负手而立，“如果没有人以我的名在外面恶行，我应该会很愉快。”

“不可能啦。”谥墨挥手，大摇其头，“你那张挂着百年寒冰的脸如果不化，‘愉快’两个字和你是无缘啦。看我，要这样笑，才会心情愉快……”她小小的嘴咧到了不能再咧，满嘴牙齿跑出来热闹，“哈哈……”

谥恕闭上眼睛，谥霁额头的青筋跳了几跳，恨声道：“你在外面，也这样笑过么？”

“哈，你姐姐我十八年都是这么笑过来的，里面外面都会这样笑，哈哈……”

如若没有那一张无话可说的脸，谥恕、谥霁绝不承认这是和自己在娘胎里一并挤了十个月的人。

谥霁的话像是自牙缝内挤出，每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逼迫，“你若再笑，我会再把你绑到西山的垃圾场待上半日。”

“……卑鄙。”谥墨知这位小弟言出必行。两年前，她在街上为小弟抢了一位民女回来做妾，小弟的答谢礼便是请她西山半日游，在满目皆是异味垃圾并时有硕鼠经过的氛围里，将她绑了半日。

自然，以她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的周到礼数，事后她亦请小弟喝了一碗料足味浓的煲汤，使其一日一夜以茅厕为“家”，并以多情言语撩拨得那位民女春心大动，后来听老管家说某俊美小男儿被非君不嫁的民女逼得夜宿墙上瓦……“洁癖。”谥恕瞄她一眼，“还好，你总有一样像女儿家。以你这性子，要不是有了那非同寻常的洁癖，怕是早和一群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江湖兄弟勾肩搭背去了罢？”

谥霁哼一声，“不日你就要离开侯府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

谥墨懒懒乜着小弟冰雕玉砌的俊颜，唉，自家产品，越看越顺眼呢。

“你别那样看我！”谥霁脸色忽然布满可疑颜色，“你不知道你像什么吗？你这样看人，该给自己惹多少麻烦？你还敢那样笑，那样的笑，会让人以为从哪里钻出的妖精……你不小了，又爱在外面闯荡，在京师我还能护你，要是在外面遇了什么歹人，你会怎样？你这样的脸，也不知道收敛的么？”

啧啧……谥墨这才发现，小弟脸上那可疑的颜色，是红色？！“冰娃娃小弟……”

“他说得没有错，你这样，我也不放心你替我，所以，还是我去……”谥恕话未完，已被人打断。

“冰娃娃小弟，请问你方才是在害羞么？”谥墨瞪一对大眼，全脸贴上了自家小弟的脸面。

“你离我远些！”谥霁跳开，脸上颜色更浓。

“哈哈……”谥墨在长椅上翻滚捧腹，“小弟也会脸红呢，哈哈……”

与她生了同一张脸容的姐弟二人深有无颜愧对列祖列宗之感。“你、你这样子，我们如何放心你进王府？”

“哈哈……是你说的，我是妖精哟，成了精的妖，总有几分功力。难不成你想



看着像姐姐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怨儿进到那个魔窟？”

谶霁抿紧唇，“与人成亲不是你玩过的那些游戏，你该……”

“嘻，小弟，说到此，你就要请教姐姐了，姐姐我曾在江南名妓的闺房内，亲自观摩过‘妖精打架’哦……”

“……你住嘴！”谶霁面涌浓红色潮，而谶恕更是羞煞窘煞，“我何时说这个来着？”

“那你要说什么？”谶墨大眼无辜飞眨。

唉，前生是做了什么孽与她做了姐弟？“三皇子虽不是个霸道皇子，但与他一母的五皇子极是尊敬他，而五皇子其人，你想必听说过。在京都两恶中，我是侯府的恶霸，他是天家的恶魔，我被栽赃得冤枉，他却当之无愧，虽封了广仁王，所行所为却都是不仁之事。”

广仁王？谶墨失笑，小意意怎么说来着？

“诰封一个与‘野兽’同等级别的东西为‘仁’字，实在是污辱了这字存在的意义呢，仓颉老人家若是在天有知，不知要怎样痛心疾首呢。”

“你莫笑，我不是吓你，五皇子城府极深，欲置人于死地时绝不给人以喘息之机，纵然是当今的皇上，对他也礼让三分。你若执意入孝亲王府，这个人，你必须提防。”

谶墨对着小弟冰眸深处的柔光，嬉笑道：“怎么，很担心我么？我不是向来不讨你欢喜，真若出了事情，不是正好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谶霁额头青筋暴起，眸内的寒光能使六月飞雪，“你听着，茹姐姐是我谶家的人，怨儿也是我谶家的人，你也是！我不能允许谶家人死因不明，也不会任人把谶家人戏耍玩弄。这一去，以你的聪明想要自保不是难事，查得出来便查，查不出就乖乖做你的王妃夫人，为姐姐报仇的事，有我。”

此番话，使谶恕泪盈于睫，谶墨更是哭得厉害，“……呜呜呜，冰娃娃小弟，为姐真是感动，这是你的山盟海誓呢。为了报答小弟的深情，今晚我到天水一阁为你找一位绝世艳姬，替你做成人礼好不好？”

“谶墨！”



“三哥，不日就将洞房花烛，你不高兴么？”

“你一番多事，我高兴什么？”

天香楼顶楼，是酒楼的顶级雅座“飞云”，凭窗对饮的二人，气氛并不愉悦。

生得一张俊美无俦面容的男子，傍身华服明艳张扬，却不见俗气缠来，正乃“皇族第一美男子”广仁王傅津是也。时下，他唇畔笑意漫漫，懒懒道：“三哥，小弟我自知办事不讨好，自罚三杯总可以了罢？”言讫，三觥见底，说是赔罪，语态间却毫无愧意。

他对面坐着的人，着淡色素服，清眉细目，温润如玉，优雅姿态如一幅名家山水，面色虽略透苍白但全无荏弱病貌，那是孝亲王傅冽。“老五，谶家为四大家族之首，纵然如今与江湖离得渐远，朝中的势力也大不如前，依然轻忽不得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面转阴翳，“一个侯家千金在我府内逝去了，这已经使孝亲王府和四大侯府之间产生了隔阂，你还想再给人以可乘之机么？太子或许很高兴你会这么做。”

傅津对兄长所分析的时政利弊并不在意。四大家族也好，太子一党也罢，都不在他眼里，并且他也知道，更不在兄长的眼里。“四大家族并没有对谶家大小姐的过世说任何话，谶家不还是乖乖将另一个女儿献出来做三哥的续弦？”

他讥笑的语调，不屑而狂妄。

傅冽摇头，“作为替我朝打过天下的四大家族，你完全不必如此，他们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权争，对你我，也从不具敌意……”

“哼。”傅津冷冷一笑，上唇勾出无情的弧线，“拿着天朝俸禄，享着荣华富贵，想玩明哲保身的游戏，世事岂能尽如人意？我就要他们蹬进这池已然浑起来的污水里，想清高想圣贤想豁达干脆辞官归隐去，身在污泥内，岂能不染污？”

“你……唉！”这个向来玩弄人性的五弟，为何将目标锁住了四大家族？“他们又有哪里开罪了你？”

“没有哪里，只是他们的姿态令为弟非常不爽。”傅津扬首一盅酒，声腔又转轻佻，“三哥，为弟可是放着那上京第一美人不要，给了三哥你呢。你得了便宜，就



莫要卖乖了罢！”

上京第一美人？不期然地，一张精致绝伦的雪似容颜浮上眼来，若是她，若是她……

“上京第一美人，江南第一美人，三哥，你的艳福真是令小弟羡慕啊。”

“你醉了。”清和嗓音内揉入了怒意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，小弟失言了，三哥莫怪。话说回来，这位将要上任的三嫂可是有位‘上京第一美少年’之称的孪生弟弟，在外人口中，将小弟给比了下去呢。”

傅洌面容一紧，曜玉般的眸内厉意一现，“老五，侯府的公子不是你可以随意拿来玩捏的。何况，为兄我有愧云伯侯，你必须给为兄一个保证，离侯爷公子远点儿。”

“噢？”五皇子一眉高挑，“若是侯爷公子自动投来小弟的怀抱呢？”

“阿津，为兄今日要你承诺，永不动云伯侯府的任何一人。”

“三哥……”眼见兄长的神色没有半丝谑意，心知这位兄长是动真的了，他当下长笑道，“三哥，莫说是‘上京第一美少年’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小弟又何尝放在心上？要看美人，小弟不会拿过镜子看自己么？哈哈……放心，小弟向三哥承诺，绝不打云伯侯府任何人的主意，好了罢？”

看着兄长稍稍放霁的脸色，傅津摇头，不愧是“皇家的良心”呢，他们是同父同母且同处了二十多年的兄弟没错罢？为何，他有时还会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这位兄长的别扭呢？很别扭，很怪异，对罢？

“还有，那件事，要尽快查出来。”傅洌又添了一句。

翌日，孝亲王府主楼藏月楼，孝亲王傅洌居处。

琴音暂消，檀香冉冉，一壶清茶，两盘素点，近旁棋盘上黑白分明，只待人执子布局，打开战端。

傅洌一袭烟色长褙，腰绦漫绾，卸冠散发，自琴案前立起，归座看棋。

“没有对手，岂不寂寞，三哥？”锦帘挑起，华亮服饰、俊美无瑕的傅津造访。

白子已捏在修长指尖，“对手不是来了么？”

“三哥若不是阿津的三哥，会是阿津平生第一劲敌。”傅津甩袍就座，执黑落子，显露张扬。

“你敢今日露面，想必事情有所转圜？”白子轻落，未见疾缓。

傅津一眉高挑，扬唇高笑，“三哥，纵然弄明白了真相又如何？向来远离政事的三皇子会冲冠一怒为红颜么？”

傅洌垂睑，执一枚子，久未搁下，而傅津也不催促，悠然以待。

在一炷香烧到了一半时，听见傅洌温和的嗓音说：“总要弄个明白……我欠她的。”

傅津鼻间冷哼，“三哥，是她不够强，落得那个结果怪不得旁人。在这个食人肉髓的圈子里，弱者不值得同情。”

“不，不是。”傅洌黑眸依然盯着那棋盘上的黑白世界，“她只是不肯苟活于浊流，不肯让这个圈子污了自己。而我应该保护她的，应该保护她的……”

“哼，小六有一点说对了，她在冀望三哥成为她强大的庇护，一个人对别人存着冀望时，已经注定了一条死路，”傅津依是戏谑腔调，“若我们当初落难时，存有着这样冀望，怕早就……”

“怕我们也不会有眼下的情谊。”傅冽瞥他一眼，“或许，你我正在处心积虑的，是除去彼此。”

傅津此回未语。兄长说得有理，但是，不是他的道理。

傅冽也从未有要这兄弟接受自己劝诫的奢望。大难来时，他们这一母同生的兄弟三人，各自采取了属于自己的保生之道。

阿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将一千人处理得干净，手段之狠厉，作风之张戾，少有人及，所以使诸人畏避，这诸人，甚至囊括了父皇。

阿澈活泼讨喜，嘴甜人蜜，甚得皇祖母的溺宠，也为自己博得一强大庇荫，如今虽皇祖母已逝，但其在世时所有势力，均归了阿澈，不管朝中还是后宫，已无人再敢轻易算计他。

至于自己……

“老五，查清楚罢，我须给她做个交代。”

王妃，本王能为你做的，也只有这些了。

谌家有女初长成，一朝嫁作天家妇。

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传唱甚久、老少皆知的四喜诗，但不知，自己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洞房花烛夜？蒙罩在绣着精致戏水鸳鸯图的红帕之下，谌墨惬意自谑。

“小墨墨，洞房花烛的销魂时刻，可会忘了咱们的快意岁月？”肆意那厮的凉凉调侃浮上耳来。

小意意，早晚有一日，我会设法要你也领受一遭。她忖道。

“二小姐！”

“二小姐！”

耳侧，忽有人闷声低呼。

呃？蒙着红巾的嫔首微动，知会对方她有听觉。

“二小姐。”送嫁嬷嬷附在她耳边低语，“您不能再闪神了。堂拜礼成后，您自然是富贵满堂的孝亲王妃，要当心应付了。”

唉，又要开始了，不能给她清静一下么？

“老奴看着二小姐长大，您向来是个得体知礼的大家闺秀，这洞房啊，老奴在昨夜已向您授过了，您也别怕……”

“常嬷嬷，我渴了。”你不渴么，自进洞房后，这嘴舌尚未歇过呢！

“……不行啊，新姑爷未进门时，您不能动的，您忍一下，这天不早了，姑爷也该来了……”

门外忽传人声：“奴婢拜见王爷，拜见几位王爷。”

“来了！”嬷嬷周身一凜，“二小姐，您要小心了。”

谌墨咧笑，她拜过堂的夫君大人，来了。



“为何立在门外？”一道清润男声扬起，“本王不是说过，要你们在本王回来之前，好好陪伴王妃的么？”

丫鬟回禀道：“禀王爷，是王妃的送嫁嬷嬷说王妃和她有些体己话儿要说，要奴婢等人回避，奴婢……”她的回述遭笑声打断，“三哥，小弟几人能体谅，您娶得上这京第一美人，心疼得紧，但也不必在咱兄弟面前这等炫耀，是不是？”

“老七，你傻了不是？三哥自上一位王妃去后，便清心寡欲得像个和尚，今日洞房花烛，必是销魂蚀骨，这等心思，哪是你这花间浪子能体味的？”

“哈哈，四哥说得有理，不过三哥您身子素来不好，力道还是要惜着点儿用哪，哈哈……”

“你们退下罢。”清润嗓音再起，在众声哗噪中，竟能透入耳膜，不容漏闻。

“三哥，哪有这样玩的？小弟等人还要吃新嫂子斟上的一杯酒……”

“说的是啊，三哥成亲，真乃是天大的事，这洞房没了小弟等人的凑份，岂不冷清？三哥你可莫要拿出兄长的威仪来哦，新婚三日无大小，别说小弟等人，就算二哥也可以闹得。二哥，你以兄长之尊命令三哥闪开罢，二哥，二哥呢？适才不还席间要酒喝的么？”

“他喝得过量了，已扶进客房睡下。”清润男音平和答道，语间无顿挫抑扬，难辨喜怒，“你们酒也都饮得不少，快些回府安歇罢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这洞房是一定要闹的……”吱嘎一声，听声嘈杂，至少有五人以上的脚步一拥而入。

“……老奴参见几位王爷。”送嫁嬷嬷也是见过大阵仗的，却不曾一下子见过众多王子王孙同时现身，惶恐垂首见礼。

“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下去下去，本王要看看传说中倾国倾城的嫂子！”

“三哥，还等什么，揭了这盖头啊，难不成你想小弟代劳？”

“哈哈……四哥，你想代劳的，不止是揭这块盖头罢？”

“我想，小七，你的舌头是不是想念一种销魂滋味？”忽有一副笑嗓扬起。

“噢，五哥，什么样的销魂滋味，说来听听？”

“五味汤。”

“……五哥五哥，新婚三日无大小，小弟也只是和三哥开个玩笑，你莫吓小弟，三哥，你帮小弟说说……”声内的恐骇不容错闻。

听他们这言来语往，想来一时间是难得清静了，但湛墨委实渴得厉害，只得借着那红帕的几许朦胧光晕，径自站起身，到桌前倒了一杯茶给自己。茶是新上的热茶，害怕烫了嘴，她耐着性子小口小口喝完，再回到床畔羞答答正坐。倏觉室内寂然无声，她不由得生了愧意，脆声道：“各位王爷莫因小女子扰了雅兴，敬请继续，我当笑话听，听得正高兴呢。”

“扑哧——”一道笑声划过，是六皇子广义王傅澈，“几位爷，莫停啊，快再讲些笑话出来给我的新三嫂听听。”

“小六！”傅冽轻喝，举步到了自己的新娘跟前，拿起桌上的秤杆挑住盖帕一角，“看来，不揭这道帕他们是不会走了。丑媳妇终须见公婆，何况，你不会……”